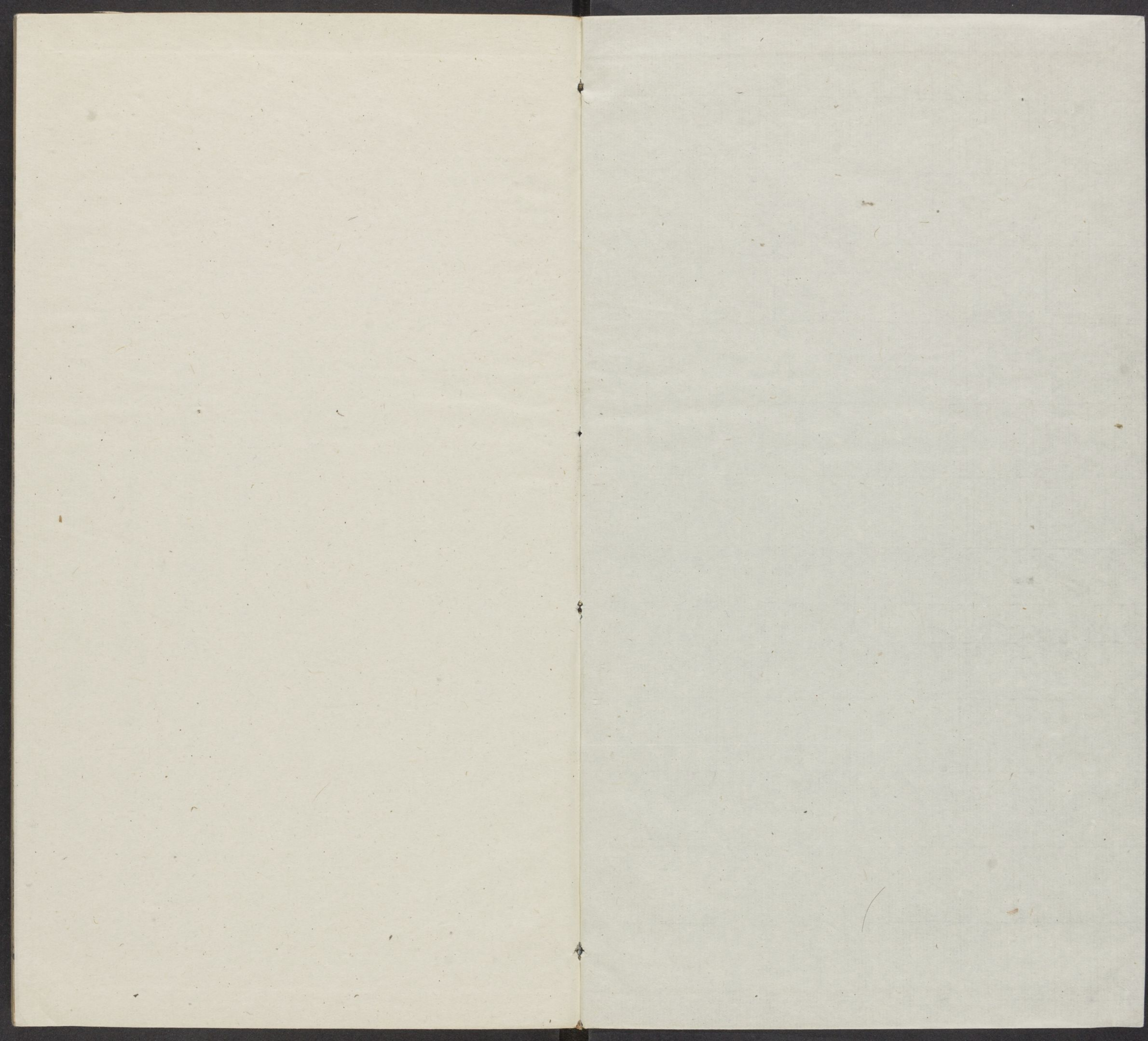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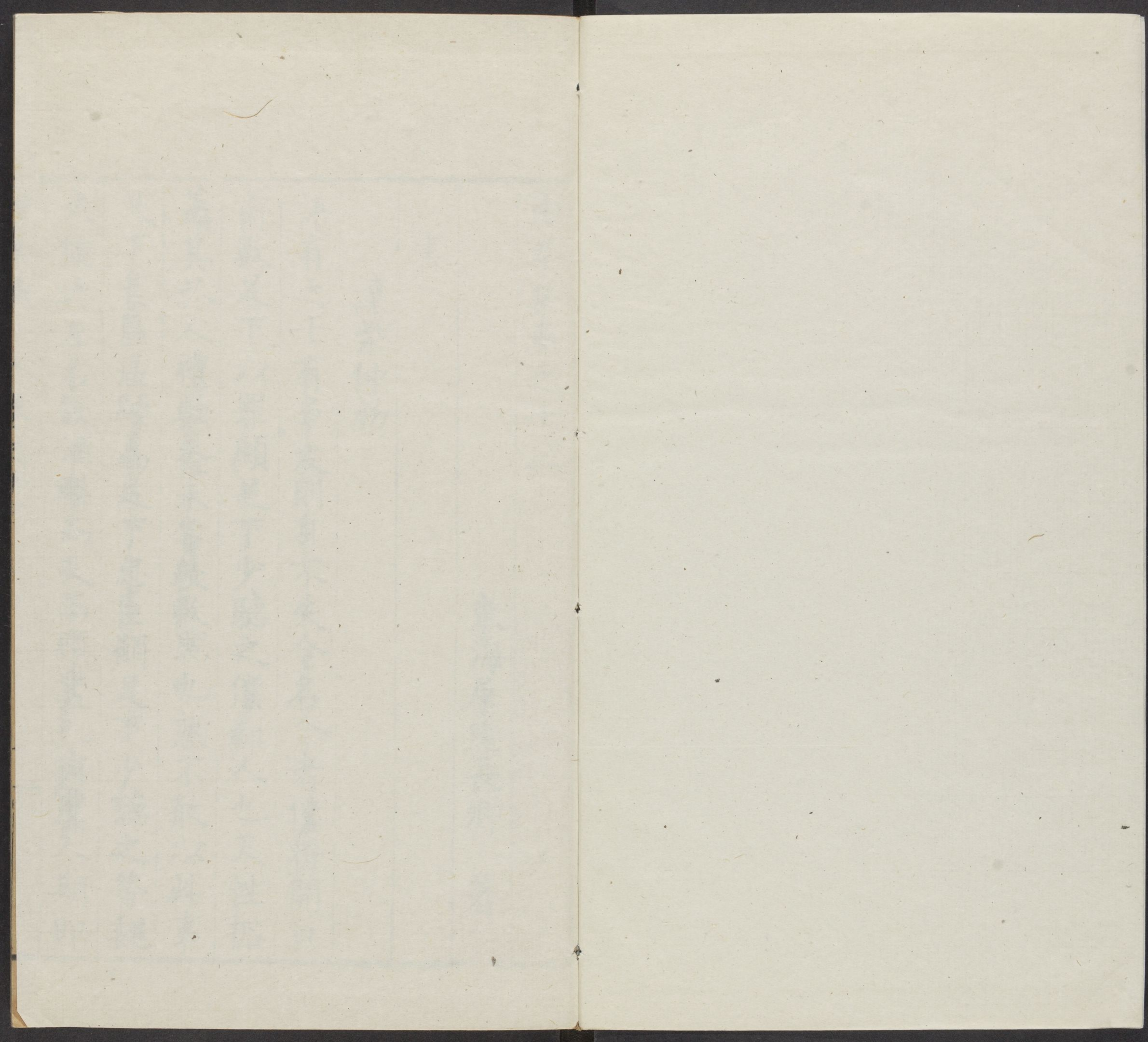


TS424/7671

CHINESE & JAPANESE PAPERS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9

10





由拳集卷之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讓柴仲初

語有之士有爭友則身不失令名令者僕將開口
前數足下以罪願足下少聽之僕鄙人也天性拓
落其於人禮數蓋未嘗數數然也然不敢以此事
足下矣區區願為足下忠臣願足下少聽之晉魏
文侯與左右飲酒樂而天雨願業已與虞人期即



飲酒樂即天雨文侯無為爽也晉文公業與原人
有期即失信得原文公弗為也夫季布所以有穀
梁楚間者豈非以其不侵然諾為名高哉故信者
士之質也行之寶也自國君至匹夫弗可易矣僕
始謂足下信人也乃今知足下非信人也始足下
與僕期訪僕山中僕甚遲足下每晨起輒戒闈人
掃門庖人治具館人設榻嘗時謂足下且來乃一
期不來則為再期而三而四五僕常坐齋中聽戶
外履聲則謂足下來矣而足下竟不果來僕所居
山中誠落莫夫遯室谷者聞跽然之音輒喜斯恒
物之大情也矧僕與足下交遊中踴稱相知者哉
僕交諸大夫士后及不少矣願猷拳拳足下若斯
斯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空何如者丈夫處心有
如白日如其一諾即萬鍾若失千金可捐輕泰山
為一擲等六尺猶秋毫指幽閨於廣遮揭冥冥於
白晝弗可改也是以聶政抉面於嚴仲荆卿湛族
於燕丹延陵挂劍於丘墓伍相投金於瀨水豈非
貞士之楷模匹夫之耿介乎以此徵於足下足下

何居足下訪豕山中相去三十里耳計暫往而返
腹猶果然者非有跋履山川之勞也管人繞一想
思千里命駕此其視足下何如哉足下即不憚玉
趾無為空約不者何辱命焉而徒令僕朝夕引領
西望是足下以此弄僕也僕即何有於是下哉僕
日閉門下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北而古帝
王讀六籍語孟則執弟子禮孔孟覽左國則折節
正明三披史記漢書則長揖太史其他諸子僕日
與之晤對一堂劇譚千載僕即坐窮山中未大落
莫也足下何為挾城市傲我曩予居大江以北僕
十至足下之門足下乃一再渡江是足下徒能坐
邀國士耳去三十里而遙即裹足退不敢前尚奚
論千里命駕哉僕自擁篲役海上諸君有辱投刺
先叩僕之門者有往而見答者有徒空言脩殿勤
而竟不一造其廬者僕於諸君固不數數然也乃
僕於人則又大異有見則喜不見則悄然以悲有
見則喜不見則不悲有亦無見亦無不見亦無喜
亦無悲此其大較也以此徵足下則其所謂拳拳

足下者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宜何如者足下嘗
試思之汗菽菽下矣葉元升於僕猶足下也疇嘗
之約元升寔與焉幸為我寄聲僕無狀不能佞足
下刺刺盡所欲言幸足下恕我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佞處鄉邦走江海交
天下士多矣大都市道紛如石交零落浮雲蒼狗
惝恍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君子
始以才名取人推轂見賞乃不勉之以就萬世之
業而徒以富貴相期或外為相知內存觀望或始
屢剪拂已改初心不佞疇嘗虛名稍稍起彼都人
士謂駛馭千里無留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往懷
刺及門執贄求見倒屣以迓王粲虛左而迎侯生
此時矐昧生光采一言借羽翼誰不為不佞鮑子
哉不佞亦感恩銜遇折節委心羨貫白虹氣干天
日思湛族以報燕丹斬衣以酬智氏豈不盛哉既
而斬焉衰經讀禮山中一再試於有司有司救帚
棄之說劍談兵迄無左驗疇嘗之把臂而稱相知

者一旦棄不佞如遺跡焉詩人託意於谷風孝標
著論於絕交有旨哉靜言思之可謂於邑不佞深
維平生知己不變者三人縉紳之望則有張大司
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之文之三人者金石
比堅芝蘭同臭識管仲於纍臣收孟明於囚帥真
可謂歲寒松柏幽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為桑田黃
河掬為衣帶逝川西注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哉
之文頃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貴時能賞予
文不佞每有所綴文未及成輒覺詩之詞之少
其易盡也當其得意則捫掌狂叫擊節咨嗟懷拍
拍然也不佞文豈能當人意至是之文愛永過耳
然而莊生之惠施伯牙之子期千載而下當不令
兩人者歎稱相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蟹與馯虛
然步武不可以相去不佞肯有所綴而之文不及
注目之文不樂也乃不佞亦不樂也每坐齋中屬
藁會之文不在即無竒思無佳句已而之文適至
即得竒思得佳句嗟嗟此何以哉夫物常珍於罕
得而賤於所有餘常喜於偶遭而厭於所習見斯

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於瓦礫者以瓦礫多而珠玉寡也藉令珠玉多於瓦礫人弗貴之矣鵷雛之貴於烏鳶者以烏鳶常有而鵷雛不常有也藉令鵷雛常有如烏鳶人弗貴之矣故漢武帝讀相如賦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作漢書傳殺詆之為覆瓿達觀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文獨何見哉而耽者鄙作臭味不殊譬如啜吸金莖飢飡玉粒足下之好得無癖乎晉楊惲為司馬子長之甥故其為文豪宕踈爽有子長風今不佞於子長無能為役而之文天姿秀發是不難為惲也他日以文章高視東海是在之文矣是在之文矣則不佞之所拳拳於之文又豈獨以相知之故哉

報楊伯翼

讀足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所謂盤空橫硬語豪書生哉昨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中乃歸途不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兒足下方領先鋒旗鼓索戰詞場氣磊磊盛也僕則姑橐弓矢退舍避足下銳氣俟其氣稍安和然後與足下對壘耳

僕亦慕李山人甚足下有命明日當交大雪中赴
山人

又

咄咄楊生才何太竒也僕居江南則竒楊生乃今
居都下則又竒楊生甚居江南有楊生楊生稱竒
爾乃今居都下無有楊生即竒不又甚乎總四方
竒士來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有
何也僕襪線之才尔辱都下諸君認見推轂謂屠
生才屠生惡乎才謂屠生猶尔令得見尔伯翼當

何以云不大驚辟易走乎僕昔時對諸君口足下
不置大江以南寔為生色夫大江以南靈怪之所
盤鬱也惡得無有楊生即無有楊生何以大江為
足下近作何狀足下搖筆海嶽輒鼓舞相摧余恐
波臣且訴足下上帝太橫哉僕居都下無狀日騎
馬懷刺出大道上出即勞苦不出即得過諸君歎
奈何萬里去舍其所適而從牛馬走中以為名高
顧安所名高且莫且及足下矣幸足下無姍笑尔
尊君而下安不汪長文入城不長文住山中附書

恐不能達不具乞冗不及具幸為承謙汪君

與賀伯闇

僕海以東鄙人也蓋未嘗知足下知足下以馮生
咄咄馮生奈何衰然絕多士而奔也彼王者顧安
所待雋始謂是適然尔洎讀其奏牘稍壘危乎標
竒而出之也洎又叩其中則又多竒閱肆哉稱博
物君子矣禦兒港上宴生此人足吳越霸氣之餘
也泱泱大風哉僕謂之物遂窮樵李之勝觀止矣
乃馮生不自賢數數然為僕稱賀生不能休云僕
踈躄之足尔尺尺寸寸董而得跬至如賀生八駿
者也以穆天子登遐而躡崑侖之上下眎大河不
承西隰爾斯之謂神物若鄙人安所稱竒令天不
生賀生者鄙人則獸往矣僕殊不聞居無何馮生
出足下尺一僕讀之卒業輒爽然自失也乞幾失
馮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是不圖越之東鄙兩見夫
夫令此兩生並轡而駕中原將誰者前矣而且也
佐之鄙人鄙人即不佞無能為役令辱在偏裨猶
可領旗鼓冒矢石而獸當一隊天下士馮軾以觀

吾東海當不復窺吾東海作何狀是以鄙人始而
驚已復沾沾喜也書辭多高自稱譽是絕類東方
先生殊伉爽可喜稱西方聖人語可謂開士至口
津津中豔一舉首者何故夫一舉首何足為足下
道僕謂取之物譬若群兒之攫一搏黍之先而先
之後而後偶先得之偶後失之茲奚以馮也即亦
謂技有精與不壯夫奚取焉壯夫者方將上之乎
九天下之乎九地鼓鑄萬彙而翕蕩六合操鉅矣
細何為乎而足下云云也且馮生曷以此重天下

曷以此重馮生重馮生以此者衆庶之見也足下
之取此物縱送間亦足下佛也佛是無天地是無
天地盡是無萬物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
無而復有其一舉推斯以譚足下之於佛猶未乎
聞足下雅不善里中僮父此又何言彼隆隆起地
上者山嶽乎浩浩走八紘者江海乎皜皜捧出而
燭下土者日月乎此其為奇怪亦大矣而世人不
驚則習見也夜光之珠以暗投人於道或按劍而
相視則不習見也彼促遼小夫惡睹所謂廊落非

白集 卷之十三
常者哉今天下幸猶不乏魁壘之士士稍稍鵲起
奮臂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且乘順風矣
傖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於傖父哉
足下正正竒竒無所不可而以竒服取吒於昔誠
可為足下稱寃然此惡乎貶賀生下士聳道大咲
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非虛語矣願足下自信無議
改玉也大丈夫知己恃有海內二三竒傑耳若此
曹幸置不問賀生以竒服擯於里中人而屠生未
嘗與有宿咎驩乃從數千里寄聲足下勞苦若平
生足下知非皮相矣假令賀生治治容飾繁聲而
奏諸時人之前肯人必喜屠生則却而不前之二
者孰賢哉願足下自信方馮生衰然絕多士而奔
也聲名藉藉起都下都人士咸延頸頽涕一當馮
生獸鄙人以不知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鄙人掉
臂也私計謂延頸者萬人不直屠生一眄矣一日
僕方有狗馬疾杜門謝客馮生乃排闥直入視僕
僕乃據林與語語意氣殊易馮生馮生乃稍稍吐
竒既而相與縱譚千古如倒囊而出物也僕則矍

然起曰吾幾失一馮生馮生宴已吾疾益自是始
為石交矣馮生竒士能知足下竒倘所謂臭味乎
彼悠悠者則又奚辱也僕入燕來思得一觀天下
竒士寥寥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馮生指不能一二
屈而卓魄拓落之士往往散之四方無論西北即
如承東南益多竒傑人執一麾自雄里社間安得
張彌天之網頓八紘而掩之盡致闕下令鄙人不
大落莫也然屠生亦行且以小吏忤四方矣僕有
四方之役當得便道南將尋足下具區之上與足
下為十日飲酌酒波臣仰天大噉亦一快事幸足
下無鑿坏逸我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管者先生之馬首東也僕與二三知己
送之都門相眎不能出一語益顏情殊不懽豈惟
僕與二三知己即白日亦為足下黯淡無色矣足
下雅好竒服峻絕而深湛無論六合益直以千百
歲擅長者一第何有而令摧頽若尔可謂有天乎
僕居都下都人士無問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

無恙以彼其才魁天下當有餘而顧不第者何僕
輒為之歎歎慨歎即鑠闈而入者亦無問識不識
往往為僕言君房作何狀又復見落落君房者今
不知為誰異物當前易愕眙失主余其無落夫夫
為天下口實矣余又為之歎歎慨歎嗟嗟君房命
則云何他人一不得志即泯泯余而先生獨令天
下竊竊然口之不置且天下不中豔諸得志之士
或置喙焉而歎勞苦一不得志者夫此其效可睹
也夫士博一第與博天下識不識之人之勞苦斯
二者孰賢哉足下蓋可用此自慰矣然此皆他人
為足下云爾足下何所不可謂有所不可足下不
胡盧豕乎僕居都下無狀且無能為而又且無可
為晨起第騎馬出走往候諸公間諸公間即往候
門者率不入馳去即不往候又得過詰朝輒復然
日莫倦歸有亟命枕席臥余給事大司馬省中殊
無所事事與諸君雜坐一室中候大司馬升堂出
揖揖罷復入坐室中長日無以為驩諸君則嘈嘈
盪浪媒語尔旅進旅退如是而已此何以聞於足

下 主上慎選文學侍從之臣不佞隆不得與不
得與箕仲且然何論不佞不佞居海以東嘗聞人
言君房箕仲兩君今居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亦
未有出君房箕仲兩君者難之乎其為才矣足下
東還作何狀秋冬間得就一官東尋足下湖上為
十日飲良足愉快而徒日僕僕牛馬走中山靈咲
人哉田村書來甚替過僕僕寔不佞以勤田村幸
為承謝之人

與田村

章君來得足下尺一具見欵欵之忠不佞自謂廊
落無他賜抱樸直以遊於世譬如不繫之舟汎汎
澤中任其所之多故當前未嘗一經意想無論善
敗漫而為之何者為善何者為敗之善而善矣之
敗而敗矣日中所為至莫有命枕席沉沉臥亦詰
朝復然苟無甚大利害即有甚大利害皆或都忘
之矣思慮為勞多愁則苦益心無思而且也不任
于思無愁而且也不任於愁不佞之心之混混沌
沌猶若未嘗剖判矣惟不樂行其心之所不忍以

是為自適不佞數奉教於君子其罔敢二三其德
以取大戾足下所知也惟不能小廉曲謹以沽鄉
曲之譽計生平所操務將疇為足以取名疇為足
以敗名又都忘之矣又雅不善與皆浮湛憎喜自
如轉喉觸忌黑白太明臧否太別當其得意口津
津有味其言即直鈎在前曲鈎在後僕亦惡覩其
然方言脫於口而其中已忘人方結念若鑄在金
石而僕固已舍然久矣乃今涉世不為不深世務
紛如蝟毛多所盤戾蹶而復奮將遂謀改玉而踈
畧成性迄不能懲熱羨而吹整嗟嗟夫人之心拓
落無城府一至此可謂至愚極陋世奈何求多於
愚人哉居都下勉為周慎佐閑關人蓋畫地而守
之三緘其口矣所通聞問惟黍二三知己不敢令
門者妄通一人以是城守庶幾免乎惟田疇以為
何如余寔不佞以勤田亦藥心之言敢蔑大惠

與沈長孺

都門一別至今猶懷惘惘然僕之與足下猶張弓
乎僕引弱弓一發而盡至其救也不能穿魯縞足

下開萬石之弓引滿不發發則穿七札飲羽伏虎
洞白達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矣足下東作何狀大
江之上大湖之濱事事遠也僕今在牛馬走中風
塵作苦方落拓不第昔世人多勞苦屠生乃屠生
方載營抱魄心自放於正壑間殊無顛顛可憐
之色及幸叨此一第居長安日負羈繼從諸君馳
道上頽仰人看睫將降心諧俗僕有不能肯而厚
自墨守已忽忘之矣將循故步而行動多蹶蹶利
害之所鑄而憂懼之所併如行閣道下九折坂而
臨百丈之溪獸奈何無廩廩也又苦炊玉而然桂
長安信美不可以久居矣足下無徒謂僕虛語旦
莫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冬倘得就一小吏
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咲亦大是快事家有老母
方資升斗為朝夕甘毳計且又苦無買山之資須
暫為吏隱然後惟所適尔急流勇退僕能為之譚
何太早所謂未卵而求肯夜者也足下許之否

與馮開之小續八條

足下得楚語不自私幸惠與僕共之僕便當為足

下邀西山落日一倚醉爾足下無日才過僕詰朝
就館試便杜門理舊業和此足下家物何為自苦
疇管足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
人也且先至湖濱俟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詰朝一會周元孚丁右武及楚瞿君梅君二人皆
豪士也蘄足下過同敘遠造瞿君大似恂恂謹厚
其兒子亦美秀而文明日之會并邀其兒子才十
一二歲耳無論奇文即作字亦不凡英物哉夜來
作錦帳文又殊自喜起舞益愴恍如見物矣

早起作祭伍君文稍自得意自取讀之令豕懷拍
拍然始傷乎悲哉已復稱達人語輒復大快矣得
意可知也文之工不工所不敢知亦一時奇興幸
足下急過賞也

昨過從足下甚善乃不幸遭僮父作灌仲孺使酒
罵座令人意邑邑不懽願安得與足下據胡牀譚
噱又安得長策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
也嗟嗟人奈何能無此遭哉大史占僕夜來流字
入度足下豈亦有是邪當騎過足下閉門下榻復

取一丸泥封戶抵掌作嘉話何如來諭已悉拜命
之辱

午前自兵部引堂回正欲邀足下適天大雨大水
從街衢溢入室中至深三尺如泛家浮宅然弟有
據牀第耳以此不淨如約弟豈真蛟龍耶何為水
中居足下當採大筏急濟乘牀上州州

為陳郎作卷燭篇七絕寄意類溪事足下過讀之
今夕何夕客中多懷足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對
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夕篇鼎之也甚望
甚望

宿負奉償伍金如暨寄故府緩急或再有請須今
日預為地尔一咲屠長卿日乞米長安如此僕或
者曷倩後身耶

不佞南矣道出涿鹿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
野千里回望宮闕迥不見故人此僕銷魂豈也氣
結臨風不能長語廿九日隆頓首勒狀無他言

上座主先生啓

青陽布令群芳含氣於木公白帝乘秋萬寶告成

於金母吐納靈潮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斗
極之平衡大鷲鼓垂天之翼必借力於風雲八駿
騁逐電之蹄亦取資於銜轡都人士之意氣鷓張
寧逸主者子大夫之文章鵲起爾何能為彼鎖棘
闡而入實驅司命而來走造化於筆端片言寵辱
握星辰於掌上萬里升沉之玉之后一顧盼而已
分為龍為蛇不斯須而遂定揚之則昂藏於霄漢
抑之則淪落於泥塗似此釣衡之司可忘水木之
自恭惟太宗師老先生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帆
秦望競秀於會稽玉簡金書探奇於禹穴碑枕蘭
亭墨妙右軍之筆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轂甘泉
扈從賦擬凌雲天祿校雙星臨太乙暫違侍從之
班來况掄材之地目分蒼素口辯淄澠身登泰岱
望匹練於吳門劍落豐城指獲龍於牛斗象罔之
求玄珠太喫詬離朱之迹伯樂之相神馬觀存亡
滅沒之機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誅賢六幕塵清頓
八紘而掩雋謂梁棟奇材不見遺於寸朽是以虫
魚薄技得自奏於大方提之汨沒起迹羊豕之間

出之風塵共赴雲龍之會是太宗師有大造於諸
生也雖其盛德茂以加諸何以報之如彼罔極爰
治具於庖人敬申燕喜用徵寵於執事聊叙雅懷
伏惟大君子不鄙夷諸生惠然臨况不勝允榮歡
悵之至

與沈君典諸子

一別足下遂作勞人東還內戒行李外接賓客終
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去冬十一月初
四日始得奉老母涉潁又鞅掌可知也坐是久缺

脩問承心殊勞潁故自小邑不謂又彫敝不可言

延城廣袤三里窳落敎家一兩鎮與縣官雜治軍

三倍於民城中兩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

兩鎮家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瓦覆而崇

墉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七室草

屋泥垣蔽風雨而已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景於

何有惟枯楊數株霜雪玲瓏然如玉對可為娛玩

蓋東折而入於壽州北折而入於潁州此蓋潁壽

間一村落東北去潁壽二州治稍遠故別置一縣

治漢稱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為歐蘇宦遊處者即今潁州去潁上尚百數十里而遙蓋北不近箕潁東不近濠梁淮泗而自為一村所謂塊然荒土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羨矣史稱管仲潁上人今潁上有管仲墩然攷管仲墓在山東舊誌亦稱諒不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即築山東爾然潁上舊未有管子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征求作苦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為汴泗孔道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蒞任蒞任之日緋衣皂蓋逍遙乎須臾即衣故敝衣出城馳數十里扶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使人蒐銷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織嗇無華足備饘粥近歲為大水蕩析民以縣罄又土燥不宜秔稻蔬菜重脊豆麥鷄豚四種鷄豚又味瘠薄不可食不佞今下車焚鷄豚一無所市日麥飯一匙而啖乾葫蘆官舍頽垣敗壁大風灌室號嘔不止老母苦寒夜起不佞手藝蘆葦細若進湯汁

土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
為諸君長安握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舉公
燕燕不佞堂上盡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
龍鍾而皤然者為鄉老博士及故縣尉丞州司馬
至有頂儒巾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
分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丞
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舉公燕酌舊令諸
君復來不佞方與舊令為交盤日夕不得休命從
人治酒賓館數客盡徹門者爐火連燎佐客驩又
時時遣人譏過諸君至二鼓醉飽盡驩遂相與約
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
去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譏過也不佞今遭人
無短長惟罄折而又善譏過疇謂屠長卿終翫骸
人哉然於行公法則不敢尔矣此大都猶其小小
者其最不可為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
先是公城垣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
今去城僅二尺許今年三月春水嘗至或夏秋間
淫潦則城垣不復可保民其魚乎奚官之為也危

在旦夕方脩築河堤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當於
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
奉上司之督責甚棘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佞將
安所逃不佞雖日徯焦勞最余小邑寡諾數家計
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與土人多方區畫盡出縣
治之瓦石以羨倡百姓家僭一石諸州屋泥垣又
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奉鞶與上
人同操畚鍤列在負擔日遶行百里而疲令人從
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人勸
也嗟乎疇昔擢管清言屠生令一至此哉不佞以
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去歲聞關抵家
又聞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走壽州走
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興此
役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為風雪所侵蝕鬢
髮種種作枯松狀雙耳鞅黑如木菌鼻促縮而善
涕眵方遮謁上官跼蹐無奈涕何益不復曩昔白
皙楚楚屠生天乎其以豕為肯夜也誰令聽之故
人良苦始謂數字聊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

勉旃先生努力霄漢

與孫太史

抵任兩夕奉職亡狀惟勉強勤思治理不敢即安
思官以賄敗一錢不敢入私囊思竊情失職朝夕
兀兀至盡糜筆研思圖固積寃除重犯不敢濫囚
一夫又日問獄囚饑寒寃苦狀而燠休之有盜遣
徒道亡縣囚其婦幾二載饑病委頓冬月單衣敝
盡者隆廉得其狀給與衣食亡徒感泣自縛來歸
蓋二年逃不得自來歸羨而刑之不可則為請於

當道得未減先是民貧苦吏苛又苦征歛急則皆
亡去隆先撫字而後催科又盡去銖銜非正額秋
毫無取又審稽尸口田畝實數丁死亡盡者產歸
他人者地瘠薄者富橫隱漏者乘犁正之民稍稍
來歸告復業者今且委積車下日以百什計矣思
間閭隱痛不得上聳每出停車按轡聽受人言黃
稚滿車前後數人對簿務令人各盡言無說迺已
已即刑而有言亦輟令聽之聽之而無說迺已神
解未至務沉湎而盡下情庶幾無寃思訟煩長刁

風務在息爭訟而講解即大事弗問講解縱舍者
什之八九麗法者多一二萬萬不得已爾其罹法
而可以理論者不敢盡法也有母告兒子不孝毆
母者召一二鄉父老會問隆反復諭以天性至情
語至移晷薄責兒子兒子號救母母前相持泣隆
泣鄉父老亦泣堂上下無弗泣者而後令鄉父老
領之去日教替之今以孝聞山西賈人持帛貨縣
中縣逋產貨二百金以十餘家訟縣至隆前十餘
人都無券皆如賈人言亡一人欺隆者隆感其美
悉放免無所拘繫聽其償賈人且謂賈此曹無庸
繫亡不償若所不償若者予則代償果出而盡償
賈亡一負者所出入人出者稱謝入者亦稱謝隆
不知所出心殊自喜惟終不能事上官佐繞指柔
平口又如揭日月而行世人皆好煩苛而隆尚寬
大世人皆以歛先入者為賢而獨後催科諸所謂
民便者多不探上喜怒而徑移文上所罪有絕可
憐者隆多白免之有賣兒子贖罪者隆立釋之而
後以聞其所謂以德化民迂濶又似矯俗為名

高其不萌文近好名不能媿阿取媚上官又似誕
謬其勇於興革又似見所長先是各州縣皆卑穎
上穎上齊民多不關白本縣而赴懇他州縣他州
縣亦不關白本縣而徑懇我民人公前官屈體詭
隨跼踏自保至奸偽勿興乘機竊美魚肉元元擾
豕四境隆悉取而法之鄰封不謂隆持法紀而以
為好上人先是監司人至縣捉吏堂上械擊評詈
遮辱縣官隆在事一切呵止門外不得入入公文
督府舍人過入據御史臺南面毆卒隆召而遮責
之其人謙過良久乃已由此言之下民即德隆隆
無以託於世跖矣雖然隆何求哉嗟嗟江淮以北
荒土千里人烟消踈流移滿眼婦子不保監司雲
列文移星馳簿書山積徵令急於絞繩法吏猛於
彪虎摧輸折於秋毫供應疾於湧泉言及拊循衆
皆目咲共以為妖奈何官為故人知豕敢布腹心
子當云何因風寄我河工告成矣不費官錢一文
而萬金之役成不旬日黔首驩然父老咸謂非明
府營三十年不成自古役以民力又以民財而無

怨聲者為難隆德薄無以致此此適徼天幸亦或
其民醇之效歟讎生者穎上人雅有文行以貢上
京師幸僭顏色不佞所以治穎上讎生或能道一
二矣會言天下大計不及相思

與張長公諸君

渡淮來吏事勞人風塵位苦一城斗大土瘠民貧
編戶十九里多流移人誅茅小結先是邑有兩千
夫長百夫長耳膏田盡折入屯崇墉瓦屋為富人
居者多軍伍齊民艸屋斗粟外無長物俗織音而
鄙好訟善逃監司乘傳過邑見居人多瓦屑往謂
穎於河北稍殷富歲增額征又多代他邑辦賦入
名為協濟民重不堪又介穎壽二大州間車徒供
億上與二州等當汴泗孔道冠蓋相望也一道穎
壽至下邑下邑何能望二大州易以得罪民又重
不堪隆世情故踈雅不閒於吏事奉職無狀足下
試問隆何以治穎隆則焉置對矣願獨好黃霸寬
和惡覩寬理哉才智既不先人諸禁禁者率不更
練乃務深湛而盡下情久之百姓稍安其拙東門

之役度支萬金矣隆以其款款之愚風百姓不煩
官錢一錢旬日而河工告成事此非可以智計取
則或其拙之效也故翫骸有聲厚自貶損令卑令
江北更復卑乘傳過者無論屬不屬咸罄折作遮
叅不佞即遮叅他郡倅州大夫過無論屬不屬咸
扶伏郊迎不佞即扶伏郊迎千夫長百夫長及監
司從事皆得與令南面分席坐不佞即與南面分
席坐平生屠長卿勉為共謹太過政得與他人等
尔馮生書來云足下龍也能乘雲不能伏爪烏觀
龍哉龍則安能其此為尺蠖和嗟嗟予不負令而
令負予出與吏胥伍入漏下四五鼓猶手續倦稍
隐几支離癰瘡體中日癰且舊業長置篋笥中携
圖書數卷渡江不復注目又何敢對客譚文章家
也遵巫馬戴星之途即奚暇自託於鳴渠之致哉
藉令入而鳴渠出遭官長娼罵致安在和嗟嗟屠
生苦令令苦屠生偉哉造物窺井而自託矣足下
栖遲海曲望之欲僊夜來夢坐流波館與足下把
琰蓋殊自豪也諸公多蟲蟲作大丈夫氣奈何屠

生獸兒女子向人長袖善舞以此取憐羞諸公可
為長慨

與沈君典三首

世人相別多作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
河梁之情何其愴也管人有言黯然銷魂維別而
已足下殊不然居都下足下之於僕用情至矣獸
不用情於別沈箕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二三
兄弟臨行握僕手惆悵欷歔邑邑不能出一語謂
僕且行至不忍復過僕故居追憶此嘗天地為僕
二三兄弟慘然無色足下耻之獸奮起太不顧烈
士悲心即不可謂二三兄弟非夫而足下之竟起
太不顧乃真有英雄之氣哉足下方落第嘗走九
邊觀營壘與健兒戍卒臥沙場之上可謂氣雄萬
夫又好結交海內豪傑重然諾故意氣僕東歸與
諸故人談足下則莫不灑然以起此豈可以兒女
子仁望足下哉王上舍來得老母壽敘不獸文字
高朗通家兄弟之好具見款款向也吾見足下之
面乃今知足下之心矣僕自別足下東馳馳甚苦

始足勸僕棄太史事佐京兆博士甚力僕不從
乃今悔之足下故逆見僕今日矣自今而後所為
穎上不善者何以謙足下僕滋慙矣足下居長安
與諸君子高步闊眎睥睨一世歎僕風塵下走面
有顰色心多俗腸命也如何管之達者蚤臂鼠肝
無所不可僕安能以此置芥蒂胸中與足下道
此者明僕猶能知妾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禡四
日離家之穎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行北漸寒
老母苦寒幸康彊無恙無慮故人小子何知何以
為吏令屠生吏思之尸祝代庖人也足下用世之才
何以教之僕在下風敬頌嘉猷即報知周元孚
上書一節可為吾道生色第以不見全疏為恨家
師劉見嵩先生亮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謙知不忘
此言

都門把臂眷焉傷離巖霜載零玄雲四馳天寒以
風白日為速僕也壯士能無破顏子惠好豕為我
拔滂事在昨日焮易歲乎思疇管作吏行李戒途
子與箕仲元孚以德開之二三兄弟勞永良苦款

留拳拳中夜徬徨相視永歎北斗闌干同袍之情
可謂篤至僕不能從命也子歷天路我行畏途九
月去國十月渡淮仲冬始奉老母涉潁簿書山積
吏事川湧折腰而趨公府伍眉以見上官扶伏道
左望塵遙拜屏息車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
掬面丈夫之氣摧頽盡矣且欲行寬大則牽於深
文議息肩則苦於替責強項者為傲吏繞指者為
通人逢迎者為忠厚砥志者為沽名尚驚悍者為
幹敏行古道者為迂闊俯仰高厚常苦踟躕平居
邑邑黯乎不歡臨風念子中心若結謂足下奮翼
霄漢優遊清華方且立交戰之下侍承明之廬奏
凌雲之賦扈甘泉之駕僊僊乎虎觀石渠儼焉天
上而乃二夕以告聞矣夫寵靈恩澤人情所籍足
下當鶴起之龜遭龍變之會順風而呼乘昔振響
逍遙歲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得意自苦居寵不
樂閉門下楨有如窮愁懷賈生之憂抱劉向之憤
脫從富貴榮華秋毫語云高臺悲風烈士悲心足
下不能脂膏突梯坐取尊官上充九族下媚妻子

此如皦日鬼神所知矣方足下不得志豈肯固嘗走
九邊臨大漠握將帥觀壁壘履黃沙之上臥霜月
之下歸而招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
錢意氣於世無雙及衰然舉首晉登華秩顧反嘆
嘆溫厚折節下人憐隗子於困窮技屨生於稠伍
一言稍合輒布腹心洞觀始終高朗粹白何者非
雄豪丈夫之致哉即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
取憐坐獵高貴曩僕固知足下必有今日矣若裊
龍可熱安名為裊足下今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
而煙霄莫而林壑明星有爛卿雲在天四方誦羨
士林動色用匡 皇國允我同袍豈不雄快何必
旦夕公輔闡茸通顯然後為得意耶故人相知以
賀不以唁僕今辱在下走事多牽制殊不快心而
猶蹭蹬一官眷戀五斗由足下言之奚翅腐鼠之
與鵝雞哉足下今歸且高臥落款亭之雲醉呼李
白誦澄江之句長揖玄暉僕且又視足下於天上
矣僕愿足下益自愛方今 聖明在上雲龍既遘
魚水自投無令泉石情深烟霞成癖何必巢許即

如姬孔不可謂非人豪譏眺青山終非卿家物也
東望故人大江間之再拜使者神與書往

屠隆拜書君典足下足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輕
如蟬翼而名重於九鼎足下以彼其才令小貶損
不數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華無
所不可豈其十年流落後數千里躡簞擔登走京
師上書見稱為子大夫留直金馬居京師甫一歲
而飄飄然告歸豈人情哉海內慕廊之士謂沈郎
心慕雲壑志輕圭組譬如高鴻不受罟羅終絕四

海也玄暉李白携手同車矣夸毗之子又謂足下
英雄妙機權包絡寰宇鼓弄豪雋既已得清華之
班又趯然遠舉為魯高雷動六合也取下者咄嗟
沈狀元寵靈天子被恩澤不乘昔獵寺要路津上
報國恩下光九族以為交遊榮施歎何苦朝見天
子莫戒行李見彈求鴉炙未卵求昔夜也斯三者
咸遠於名實矣何足以知沈郎沈郎居交戟之下
為天子補袞臧八直扈從奏詩賦揚夫雅此豈不
六華陽洞天閬風縣圃哉何必尋青山僊遊即子

房功成掉臂而後從赤松子尔沈卽言何太早也
夫足下以一歸為名高有如不歸沈卽之名寧卑
乎鴻士鉅儒遭嘗揚聲上可夔龍下猶不失歲星
金馬卽榮名寧出山林枯槁下哉而汲汲以引决
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踞津勉佐功名寧獨世人足
下愿之矣憂時眷主感深哉獨邑邑誰語不得已
而託獨往之迹廟堂不可聊之而山林斯足下之
操也故曰三者咸遠於名實矣推斯以譚足下今
雖歸青山暫與漁父伍不樂也雖然何不樂也足
下僂品者也進而漶漶乎卽玉堂金馬甘泉長想
亦洞天也退而漶漶乎卽天台金庭丹山赤水亦
洞天也何不樂也計歸來乎山中陵陽白龍琴高
頰鯉揮手而招足下散髮狂歌聲出天地之外也
猷尔故人苦為令然爾故人亦有以自遣不以其
所苦而易其所樂所居淮泗錢鏗伯陽蒙周八公
咸在焉昔時夢寐神遊卽簿書旁午中奚而不灑
灑也管人大隐多在下吏僕勾漏令也丹砂不日
且就就且遺子數丸也河上碑文辱見許今業已

劉碑幸即示公人僕自製碑文一
首并河工告成
申文一首附覽楚天吳對無限相思
儻能過豕賴
上乎日疫遲之隆白

由拳集卷之十三終

